



遠源古韻

半空紫氣下青牛
一片碧波飛白鷺



第六章 孔子问礼——“蓬累而行”

老子传（第六章）

孔子问礼——“蓬累而行”

孔子问礼——“蓬累而行”

老聃失去典籍和官职；高申佳失去人心和头颅。——同是个失，两种失的性质完全不同。

就在高申佳失头之时，老聃先生正在家乡曲仁里十分关切地注视着朝中的时局。几年以后，公元前五〇九年，老聃六十三岁之时，敬王姬匄将他召回，从这时起，

李氏老聃重又开始了他的朝中生涯。

此时，战争仍未彻底结束。从这往后，老聃先生仍然十分关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一方面，等待战争彻底结束，询根问底，去找真谛；另一方面，还要更加踏实，勤苦劳

作，努力做好守藏室恢复和典籍的重新整理工作——这是周敬王将他召回的主要目的。

他下了大的决心，要以自己的毕生精力对两个大事进行兼顾：一、将守藏室彻底恢复，

至少是基本恢复，以弥补由于自己失职而造成的损失；二、在他看来，这是更重要的，

那就是实现他那个人们一想即知的他曾为之努力大半辈子的宏伟抱负。

自这以后，到公元前五〇五年，老聃先生六十七岁的时候，敬王姬匄派人到楚国

去，将王子朝杀死，一代超人彻底结束了他的一生。

公元前五〇四年，老聃先生六十八岁。十五年前投降过来的王子朝的羽翼儋翩，开始谋反。他勾引郑国，反对敬王。郑国派人向周朝发动进攻。他们声势浩大，来势凶猛，先后向周朝的六个城邑发起进攻。晋国的国君晋顷公派兵到周朝来，帮助周朝进行守卫。郑、晋两国的军队发生冲突，两军开始了激烈的战斗。敬王姬匄，又一次逃走，到外地去避难，慌慌惶惶，犹如丧家之犬。

公元前五〇三年，老聃先生六十九岁。儋翩联合尹固的后代尹氏家族的族人，起兵背叛周敬王，与单旗、刘卷交锋，两军对杀，重新掀起内战。晋国军队保护着敬王姬匄，将他送入王城（陕州）。此时敬王才算有了暂时安身之地。

公元前五〇二年，老聃先生七十岁。单旗、刘卷的军队攻下叛军占走的周王朝的四个城邑，儋翩等反叛者彻底失败，敬王回到周都洛阳，直到这时，周王朝猛——朝、朝——匄的争位之战才算彻底结束。

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五〇一年，老聃先生七十一岁。此时，七十一岁的老聃，胡须、眉毛、头发，全部白净，而且中型白胡变成了较大型白胡，确实确实地成了一个无愧于带上“老”字的先生。而且这位先生此时也确实确实成了一个十分懂礼，道高德崇，当之无愧可以教人之老师。

这年二月（农历），鲁国的孔丘五十岁，开始到中都出任邑宰。如果再有六个月，过了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他的年龄算是五十一岁（他是公元前五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此时的孔子，“五十有一而不闻道”的孔子，五十有一尚未真正懂礼的孔子，在他开任邑宰之时就已开始打算到周都洛阳去找老聃先生求教了。

二月，鲁定公派南宫敬叔（孔子的学生）去请孔子，突然委以邑宰之职。孔丘走马上任，一下子成了中都这个地方的“县太爷”。他春风得意，壮志满怀，下决心要把这个地方搞得十分象样。

在当时，西、东周期间的行政区划，一般说来，情况是这样的——那时，最小的单位叫比。五家为之一比。从下往上，从低到高，按次序来说，则是：最低者是比，比上是里，五比为一里；里上是间，四里为一间；间上是党，五间为一党；党上是州，五党为一州；州上是乡，五州为一乡；乡上边，是一个较大的区域，相当于郡县制实行之后的县。那时郡县制尚未实行，除个别地方称县以外，大部分都称“地方”。如：苦县，则称为“苦”，“苦地”，或“苦这个地方”；中都县，则称为“中都”，“中都境地”

或“中都这个地方”。不管是鲁国的“中都”，还是陈国的“苦”，后来都称为县。

以上是国（诸侯的封国），国以上则是周天子。

对于当时行政区划，以上的说法，只能说是一般的说法，至于具体情况，则不尽然。

因为从西周，到东周，时间在变，情况在变；从陈国到鲁国，地域在变，情况也不相同。

例如，陈国苦县的县长称为县正；鲁国中都县的县长则称为县宰。中都宰就是中都县的

县长。孔子到中都去任中都宰，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到中都县去当县长。

孔子去中都之后，发现情况十分糟糕。这里道路坑凹不平，残墙断壁，肮脏破烂。

民风习俗则更差劲。一些官员，已欲膨胀，贪污受贿，吃喝玩乐，舞弊卖法，蝇营狗苟。

清正廉洁、主持正义的好官在邪气面前备受压制，被弄得无法抬头。流氓无赖横行霸道，

鱼肉乡里。他们抬手便打，举脚就踢，动不动掂刀动武，不懂半点礼仪。乡上的一些人

连饮酒的规矩都不懂，往往是十次饮酒，五次打架，酒桌上的杯盘碗筷都给掀翻。商人

们欺行霸市，瞒哄坑骗。特别叫人不能容忍的是一些人丝毫无有孝心，半点不懂孝敬之

礼。他们打爹骂娘，虐待父母，伤天害理。一些人伤风败俗，嫖娼卖淫。据传，当时最

突出的有三件事：一是沈犹氏贩羊，用盐拌草料喂羊，等于活羊充水，加重体量，进行

骗卖，大发横财；二是公慎氏的妻子漆氏，貌美性淫，伤风败俗；三是富豪慎溃氏不按

礼仪行事，娶妇嫁女时，用和太子没有区别的礼乐来破坏周礼。

孔子下大力气对中都进行了治理，对清正廉洁的官员扶植重用，对贪官污吏进行了

严惩，有的革职，有的下狱，罪行严重的还取下了颈项上长着的那颗人头。接着整治社

会风气。对欺骗、不孝、卖淫、打架斗殴，一一进行了痛击。几个月后，风气大有好转。

可是，孔子想：“这终究不是长策。我在这时，他们不敢逞强；我一走，他们会又恢复

原样，甚至会更厉害。由于礼崩乐坏已久，他们已经不知什么叫做周礼。你不许他们胡

来，他们可以不胡来，然而，不胡来之后，应该如何去做？要想长治久安，使风俗美好

可爱，必须使中都人人懂礼。不仅要使礼蔚然成风，还要用制度来保住它。天下最大的，

最重要的是复礼！我要彻底全面地用周礼周乐治理中都！要复周礼，首要的是我得先懂

周礼。时至今日我对周礼还是一知半解，这该咋办？”他想起了老聃，想起了德高望重、

学识渊博、对周礼理解得十分透彻的老聃先生。他要到周都洛阳去向老聃请教，要用周

礼治好中都，做出样子，推及鲁国甚而推及天下，实现他的伟大抱负。

八月底，刚刚五十一岁的孔子，向鲁定公禀明自己的想法，得到恩准。

这天早晨，孔子起床就让车夫套上车子，打算和自己的学生南宫敬叔一起到洛

去。他们用竹篓带上一只大雁，兴致勃勃地坐上马车。紧接着，车夫将鞭一扬，他们就
开始向着周都进发了。

时令正是收获季节。秋高气爽，天蓝云白，金风送来果香味，莽野色苍入画图。

一只雄鹰在高高的天空飞着。面对人们易感悲凉的秋景，孔子却深深感到心旷神怡，温暖
如春。此时的他，实在是大有鹏程万里，壮志凌云的心情。如果非要找到与他这时的心
境完全符合的言词，那末这言词就是在他以后与他相距大约一千五百年的一位诗人所写

的诗句：自古诗人悲廖萧，我道秋日胜春朝，凌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有话就长，无话就短。孔子和南宫敬叔他们，日夜兼程地赶到周都，一个夕照嫣红
的傍晚，走进洛阳东门，在一家馆舍住下，单等第二天拜见老聃，这些就不多写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心情不好似有悲秋之感的老聃先生，送走一位名叫尹喜的年轻人

之后，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的白发、白胡、白眉毛，正打算到守藏室去，忽见一个身穿

素衣、头顶蓝色扎帕的黑胡老者和一个身穿蓝衣、头顶灰黄扎帕、双手端着竹篓的壮年

人，一前一后的向这里走来。

“老聃先生在家吗？”老聃先生恭恭地走到门口，拱起手，算作迎接，“请进屋，

快请进屋。”亲切地笑着，额头上不明显地显现出几条挂满慈祥的皱纹。

客人进屋，老聃先生慌忙让坐。

黑胡老者不坐，充满敬意地说道：“我们来此，是向先生求教，先生在上，请先受

晚生一拜。”说着就要施礼跪拜。壮年人急忙放下竹篓，拉开陪拜的架式。

“啧啧，不可，不可。”老聃先生慌忙弯下腰去，伸出两只手去拦那黑胡老者和壮

年人。硬是把他们拦起。

黑胡老者说：“先生，不知您目下是否还认识我？”

“认识，认识。”老聃先生看着他，嘴里说着认识，心里仍然迷惑不解，看着那人

的面目，似曾相识，但是就是一时说不出是什么名字。

“我姓孔，叫孔丘，鲁国人。二十年前，我曾在巷党见过先生一面。”

“啧啧，着，着！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老聃先生一下子笑容满面，从内心深

处彻底高兴起来，此时心里那点悲秋之感完完全全地被彻底扫光了。二十年前的故友今

又相见，千里遥远从故乡方向前来求教，你想，他心里是个啥味儿！能不高兴！”请坐，

请坐，仲尼先生，请你们快坐。”孔子说：“先生莫要这样称呼我。”老聃说：“二十

年前我说过，我们可以这样互称。”孔子说：“自今日起，在先生面前，我要把仲尼后

边的‘先生’二字去掉。”老聃慈爱的一笑，没说什么。

三人落座之后。老聃将茶冲上。孔子把南宫敬叔向老聃先生作了介绍，老聃连连点

头之后，孔子说：“先生，丘这次前来，没有什么礼物，只带了一只大雁作为我对先

生
心意的表示，还不知先生对此礼物是否喜欢。”说着叫南宫敬叔捧出大雁。

老聃先生见南宫敬叔将一只羽毛干净的大雁捧到自己面前，就笑着，弯腰用双手抚摸着雁翅的两个肩头说：“好，好，我喜爱这礼物。这不是象有些人那互相以礼取利之物，这是我们互相以礼取义之物。大雁是懂人情的，它可以将咱们的情感从曲阜带往曲仁里，带往成周，再从成周带往曲仁里，带往曲阜。好哉，好哉，此传情之物也。人情者，我不忍食也，待我和它亲热几日之后，就可以放它回归自然了。”说着，让敬叔先将它放入竹篓。

老聃先生重新坐正。孔子向他说明来意，并向他讲述了中都地方礼崩乐坏的情形，然后以强调的语气说明必须彻底全面地恢复周礼的理由。老聃先生同意地点了点头。当孔子以生动的言词详细地向老聃讲到那里人如何不孝，如何虐待父母和沈犹氏贩羊如何用盐给羊充水进行欺骗以及乡上人在喝酒的时候如何掀翻桌子，打架斗殴掂刀杀人的时候，老聃先生感慨了：“唉！不象话，也真不象话！”

孔子说：“如今我深深地意识到了恢复礼制的重要性，然而总不能从理论高度上去将它的重要性准确地说出，特别是不能从周礼的典籍上说出。我想请先生先来说说礼的重要。”

“对于周礼，我也只能说是略知一、二。”老聃先生说，“古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涇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撝节退让以明礼。鸚鵡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是的，天下若果没个叫人如何往好上去做的规矩，而是谁想咋着谁咋着，乱来一气，胡来一气，那还行啊？那不成了和禽兽完全一样了吗？象你说的，那个人在喝酒时掀翻桌子，说句笑话，若果不以礼的尺子去量一量，而让那人再去进一步的无礼，让他在摆好酒席之时去用尿洒一桌子，人人如此，天下的酒席不都成了无法下肚的尿席了吗？象你说的，还有那个人打骂爹娘，若果让他再进一步无礼，让他在吃娘奶长到会掂刀的时候就去杀娘，天下不就整个儿的成了小孩有娘、大人无娘的尘世了吗？若果天下的娘都因怕儿杀娘而去趁早杀儿，天下不就成了人类自我灭种的尘世了吗？

说得重了，这是笑话，这是笑话！哈哈哈哈！”说到此，他很是兴奋，开心地大笑起

来。
引得南宫敬叔也笑起来了。

孔子没笑。不仅没笑，而且哭了。泪流满面，掏出布巾，蘸起眼来。他很激动，心里十分兴奋。他感到异常欢喜，异常欣慰，心里甜丝丝的，而且异常感慨，泪水冲得他在满腔甜美之中还透出一种苦味，苦不阴的。是的，他多年渴望听到而未听到的话，如今听到了，多年想让人说而没人说，如今有人说了，从他多年来十分景仰的人的嘴里说出来了。而且他说得是那样的有高度，那样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感人，而且还带着开怀的大笑，多好啊！他能不兴奋？能不泪流满腮？

啊！真真叫人“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蘸完泪，抬起头来，看着老聃先生说：“先生，我想实行礼制，满心都是好意，就这还有骂我是想用礼去束拴人呢。”

“这种和谐的自我束拴，不比什么也不束拴，任其杀人放火，而被法绳束拴强得多吗？”老聃先生幽默地说。

“先生说得真好。”孔子说，“我想请先生说说，乡上人饮酒都有哪些礼节？”

“这个吗，”老聃先生说，“说好说不好，我来试试。先说筵席上的人数和设置吧。

眼下，乡上人饮酒，一席人数很不固定，多多少少，多少不一。我认为周礼说的一席八

人为好，有其道理。一席之上，要设两个表示最崇敬的位子让宾客坐，此座位算作自然

中的天；设两个较次一点的位子，让两个主要的陪伴者来坐，这两个陪伴者叫做‘介’

与‘僎’，好比自然界中的阴与阳；设三个位置再次一点的位子，让三个起名叫做众陪

伴的人坐，这三人好比是自然界中的日月星，也叫三光；最次的一个位子，是主人坐，

这个位子好比是自然界中的地。这样八人，组成一个自然界，合乎天的规矩，最为适宜。

按古籍上说，那就是，‘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立介僎以象阴阳，立三宾以象三光，

古之制礼也’。至于说宾客刚到之时如何对他们礼让接待，古籍上也说得清楚，‘主人

拜迎宾于库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盥洗扬解，所以致

洁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让洁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

也。’这些，你一听便懂，我不必多说。做到这样的尊让洁敬之礼，人们就会不争斗，

又热情，安乐和谐，天下太平。按古籍上说，那就是，‘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不

慢不争，则远于斗辩矣。不斗辩，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所以免于人祸也’。”

“好！好！好！”孔子听到这里，心中非常高兴，不由自主地合手夸赞起来。停了

一下，他又说：“作为人子，在孝敬父母上都有哪些礼节，我想请先生重点说说。”用

两只笑眯眯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老聃，他简直是高兴得有点入迷了。

“这个，能不能说好，我也试试。”老聃先生说，“周礼的内容很多，其中重要的

是尊尊，亲亲，宽厚，仁慈，爱民，和乐，勤谨。孝敬父母，既是尊尊，又是亲亲。

作为人子，孝敬之礼，为数不少，我只能择其要者，予以罗列。子女对父母应该做到，‘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严冬温暖被褥，酷暑清凉床席，晚上铺整床铺，早晨起来问安）。

‘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见父的朋友，父不叫近前，不敢近前；父不叫退出，不敢退出；问你话，就答话，不问你话，不要言声）。

‘出必面，反必告，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外出向父母告辞，归家向父母告回，出门远游，要使父母知道所去的地点，学习一样东西，必须专心专意，学出成绩，做出结果）。

‘居不主奥，坐不中庸，行不中道，立不中门’（与父母同住，别占尊贵的主房；与父母同坐，别占正中的尊位；与父母同行，别占正中的道路；与父母同站，别站门口正中）。

‘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父母在，子女孝意未尽，不许随便为别的什么去死，不该有自己的私财，财产即然归你，也应看成是父母的）。

‘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悦色，有悦色者，必有婉容’，‘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有孝心的儿女应对父母有深爱，对父母有深爱之心，在父母面前必然和和气气，满面悦色，一脸好看的面容，不故意拿难看的脸叫父母看。行动之中不忘父母，言语之中不忘父母。不以恶言对待父母，不用自己骂人的言语去激怒别人而使父母挨骂）。

‘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孝顺的子女，对待父母最重要的有三大方面：父母在时，要养护，父母死时办丧事，丧事过后不忘祭念。养护父母，可以见他的孝顺；办丧事时，可以见他是否悲哀，对父母有没有真正爱心；祭念之时，可以见他对父母有没有敬意。做到这三大方面，是孝子的最好行为）。”

老聃先生说到这里，停下来，定定地看了一眼孔子。孔子异常兴奋，连连点头，一脸钦佩的笑容。“好！好！好！”孔子再次合起双手，“请先生把这段话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如饥似渴地请求说。

老聃先生应求，又将上面那段话语说了一遍。直到说得孔子脸上现出满足的神色。这个时候，老聃先生话题一转，接着茬又往下说：“有人会说，周礼上关于如何尽孝规

定得那样具体；关于父母如何疼爱儿女的为啥写得那样少呢？这个，不说也知。因为，除极特殊情况外，天下父母几乎是没有一个不疼自己儿女的。他们比子女早到尘世一步，是当然的自知怎样疼爱的。父母疼儿女，是天然性的，是天叫他那样，是必然那样，是

不由人儿；儿女孝敬父母，是回报性的，是回过来报应。如若将礼彻底废去，完全任意去做，父母也不会不疼自身生出的骨肉，何况他们将来都需儿女的回报；至于儿女则不然，因属事过之后的回头答报，有品格者，有真情者，则是有问必答，有恩必报。

无品格者，无真情者，则是一省了之，不答不报，溜之乎也。疼爱最真父母真，恩情最深父母深，父母对子女的疼爱，是天然的，是伟大的；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也可以叫做天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比天然还要更进一步的，是更加伟大的。孝是立身之本，是可以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伟大的，这和‘爱黎民者伟大，爱黎民而不爱黎民中的自己的父母者不是真伟大’的意思是一致的。孝不光是立身之本，而且是和安家、安国、安天下紧紧连在一起的。周礼上说，‘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达，百志达故礼俗成，礼俗成则然后乐’，就是这个意思也。”

“好！好！好！好啊！”孔子高兴得几乎坐都坐不住，简直就要拍手喝采了。接下来，他又向老聃先生提出好些礼的问题，让他解答，如祭祀礼、朝拜礼、婚礼、丧礼、聘礼、燕礼、冠礼、射礼、亲友来往礼、男女授受礼，甚而至于经商买卖礼，街巷外众礼等。老聃先生一一做了准确、明白、生动而圆满的答复。致使孔子心满意足，如愿以偿。

南宫敬叔向高兴得几乎入迷的孔子使个眼色，意思是“咱们该回去了”。孔子会意，抽身站起，拱手向老聃说：“先生，你累了，我们该回馆舍了。明天再来打扰，我们先回馆舍吧。”说着要走。“哟！你咋能说出要走的话呢？不能走，在这用餐，在这用餐。我已安排好了，恐怕午餐已经备好了。”老聃先生挽留他说。孔子执意要走。老聃先生执意挽留，而且说：“你们要走，我会生气的。”孔子见老聃先生这样地以真诚的态度留他吃饭，也就不走了，十分高兴地重新坐下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仆人们利利索索地将饭菜端了过来。

老聃先生以既简便可吃，又不算不丰美，而且带有曲阜和曲仁里风味的酒肴饭菜，

款待了他二十年前见过一面的，如今已成了他的“破格学生”的孔子仲尼，以及孔氏仲

尼的弟子南宫敬叔。

午餐间，由于孔子异常兴奋，加之由于老聃先生谈笑风生所给予的感染，致使孔子话头较稠，言语较多。话里多是表明自己的远大志向，以及彻底、全面、不折不扣地恢复周礼，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的决心。老聃先生感到他有点外露，而且老聃不同意在恢复周礼上的不折不扣，特别是不同意周礼中的刑不上大夫。他本可以发表点不同的意见，但是他此时并未发表。仲尼千里遥远，前来求教，正在兴致勃勃，他不能泼凉水，他不能用不同的意见去减弱他的兴致。他满脸笑容，一腔春意，以兴致勃勃去应和孔子的兴致勃勃。

餐间，孔子提出打算请教乐（音乐）的问题。孔子说：“适才听先生说的‘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也者，动于内者也’，我以为在帮助以礼治国上，乐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老聃先生说：“对于礼，我算略知一二；对于乐，我没什么研究。我有个要好的朋友，名叫苌弘，对音乐很有专长，他的祖辈，好几代都是乐官，他本人就是当朝有名的乐官。饭后我请他来。……”

“不用了，不用了，明天我们登门拜访他。”孔子说。

“那也可。你就说是我叫你找他。”老聃先生说，“他家离我很近，就在这个方向。……”

用手指点一下，“明天我领你们去见他。”

“不用了，你太忙，太累了。”

饭后，孔子他们要到洛阳的几处名胜古迹去看看。老聃先生打算陪他们一块去。

孔子可怜他偌大年纪，又累了一个上午，不忍心再让他吃累，诚恳地进行了推辞。老聃先生

点点头同意，指出了参观的方向，就让他们自己去了。

古都洛阳，古迹很多，他们只能挑主要的地方去看。

他们先到古代天子用以宣明政教的地方——明堂。明堂，这是一处典型的古建筑。

古朴典雅的建筑群，古香古色，耐人寻味。室内墙壁之上，用原始画法画着一些像。显

眼处画着唐尧、虞舜等贤明帝王的画像；阴背处，画着人们心中憎恨的夏桀、殷纣的漫

画脸谱。幅度最大的是一幅“周公辅政图”。那周公，面目慈善，和蔼可亲。孔子见到

这位他心中最为崇敬的，连梦里都想见到的人的画像，一下子被深深吸引，久久不愿离

开。他激动得噙着眼泪说：“至善至美的完人啊！您制定的周礼太好了！您没有私心才

是真正的。正是您的真正没有私欲，才使大周之天下繁荣富庶了好几百年啊！”

接着，他们参观了周天子祭祖的家庙——太庙以及其他几个地方。

傍晚，他们回到馆舍。这天夜里，他们安歇得很早。由于心感满足，加上一天的劳

累，浑身疲乏，睡得很香甜。

第二天，吃过早饭，孔子就和南宫敬叔一起拜见苾弘。苾弘听说老聃介绍的孔丘前来求教，对他们进行了热情的接待。

他给他们亲自弹了琴瑟，讲了一些音乐技法和理论。

下午，孔子他们又看了一些洛阳的古迹。到傍晚的时候，就开始到老聃家辞别了。

他们第二次的走进老聃先生的家门。

“好啊，好啊！老聃先生笑容可掬，慈善的脸上仍然是充满春意，”要问乐，也问了；要看的，也看了，好啊。”孔子说：“先生，此次来周都，我太高兴了，收获太大了！周都真不愧为文明古都，礼义之邦，太好了！咱们先王的那些礼，真好，真是尽善尽美。先生，按您讲那些，回到鲁国，我要禀明定公，要他彻底全面、不折不扣地恢复周礼，把鲁国治得人人懂礼义，个个知廉耻，上尊老，下爱幼，长幼有序，家和睦，朋友有信，忠诚待人，买卖公平，商贾无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进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安邦天下平。我要好好说服国君，如若国君采纳我们建议，鲁国幸甚，社稷幸甚；若不采纳，我要据理力争，甚而怕一死。为复周礼，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不知我说的对不对。咱们就要离别了，在临别之时先生有啥话请作安排。”

对他的话，老聃先生没有立即附和，他心里说，“这个孔丘，正直、坦率，是个好人。可就是有点外露。有德的善者，再加上点含蓄包容，不为狡猾。周礼虽好，里面难免有些如今不能再用的东西，提出不折不扣地恢复，未免有点不合史辙。他执意不折不扣地恢复周礼，看来鲁定公是不会答复的，看来是要碰壁的，是要遇到灾难的。这个人，如若将来不被灾难毁掉，将会成为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作为一个朋友，千里遥远前来求教，我不能明知他有灾难而一声不响。我要泼泼他的凉水，开导一下。不然，我是心中有愧的。”出于关怀，出于爱护，出于一片好心，他冷静地微笑一下，然后慢慢启唇说：“仲尼先生就要走了——请还是让咱们以‘先生’二字互相称呼吧——临行作点赠言，这是自然的，是我应该做到的。我以为礼是必须得有的，天下无礼是不象话的。周礼的精神实质是好的。然而，要是不折不扣地恢复周礼，恐怕是无法做到的。时光老人的脚步从那个时候走到这个时候，有好多情况都变了，您所说的那些制定周礼的先王，如今他们的骨头都已经朽了，唯独他们说的话如今还在。不要冒着危险勉强去套用他们治国的法子。要知道爱护您自己，不要和国君硬争。遇上明君，就好好辅佐他；遇不上明君，要蓬累而行（顺水而走，适可而止）。我听人说，一个有经验的商人他的一些

货物是藏而不露的；一个有大德和大学问的人，是深沉稳重，貌似愚鲁的。要防止有人认为您骄傲，不要使他们感到您志气太大，太刺激。这些都是对您有好处的。好了，好了，恐怕我说得不大好听了。唉呀，看，看，不赠言便罢，一赠言，竟然泼起凉水来了。我的话，不管是合适也罢，不合适也好，仅仅供您参考。不管怎样，反正我是肺腑之言，一片好心。”说到这里，用善意的目光，看着孔子笑了。

孔子不但没有感到难堪，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被感动了，他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先生的话语确实是肺腑之言，确实是一片真心。”孔子是能够虚心接受意见的，他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证明。

老聃先生又向孔子说了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以使他热情不减。孔子不仅仍然高兴，而且更加佩服。老聃先生提出一定要在明天一早坐车到馆舍前去送他。孔子十分恳切地进行了推辞。接下去，他就和南宫敬叔一起拜别老聃，出门而去了。

回到馆舍，南宫敬叔问孔子说：“老师，您说这老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想了想说：“对于鸟，我们知道他能飞；对于鱼，我们知道他能游；对于野兽，我们知道他能跑。对走兽，我们可以用网或兽夹来捉它；对游鱼，我们可以用钓钩来钓它；对飞鸟，我们可以用弓箭来射它。就是对于龙，我们不知道。它能潜深水悠游四海，乘风云直上青天。别说捉它，连琢磨都琢磨不透。我们所见到的老聃先生，不就是龙吗？”

第二天一早，孔子他们就离开洛阳，驱车回鲁了。

从这以后，东周王朝更加衰微了。早在一百年前，敬王的祖先周襄王就被晋文公调来调去，如今，经过朝内战乱之后，为周敬王出兵立功的晋顷公就更不把敬王放在眼里了。周朝衰微得简直象个小小的诸侯之国了。

公元前四九九年，老聃先生七十三岁，一天，他忽然想起，“王子朝要以他的理论作为学说精髓，现已彻底破产了，对于我的尚且还是未来的学说，现已检验明白了。王朝守藏室的恢复工作，现已基本做完了。在这名存实亡的姬家小朝，再蹲也没有必要了。我该走了，该回家去做自己的事业了。”

在这一年的二月十五日——他出生的七十三岁的纪念之日里，他开始向敬王写出辞呈，“蓬累而行”，正式“告老还家”了。

[本站介绍](#) - [关于我们](#) - [联系方法](#) - [友情连接](#)

招商引资电话: 0394 — 7223551 OICQ在线咨询: 103174219 邮箱: zw00168@163.com

copyright© 2005 中国老子网 技术支持: 华夏网络 备案序号: 豫ICP备05010164号